

歷史空間

平和縣的民俗活動

盧一心

福建平和縣強侯卿庵每年農曆正月十一，當地群眾便會自發組織抬「王公、王母和五獻大帝」三尊神像到花溪源頭，沿著河水踏浪飛奔，過河時，速度愈快愈好，以祈求來年平安幸福。這種習俗自宋末元初形成以來，至今已有一百餘年，香火不斷，代代相傳。

據傳，宋末元初，宋帝趙昀為躲避兵禍而被迫南遷，一路上有國強高坑陳氏一世祖陳概公等隨行護送，但因寡不敵眾，潰不成軍，絕望之下，宋帝趙昀投海自殺，而群龍無首的宋兵也作鳥獸散，各自逃命安生。陳概公帶著家人為避開元兵的追殺，輾轉於崇山峻嶺之間。一天晚上，疲憊不堪的陳概公一家來到一個十分破爛的「五顯帝公」廟內歇息。睡夢中，一位長著三隻眼的彪形大漢對陳概公叫道：「趕快帶著家人上路，後面的追兵就要到了！」大漢說話時，眼中不時射出光芒。陳概公猛然驚醒，趕緊叫醒家人，告知夢裡情況。一家人覺得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於是決定連夜趕路，離開這裡。就在此時，概公聽見後面一聲響，回頭一看，卻見神龕裡的一尊長著三隻眼的神像正在搖動著。概公仔細一看，這尊神像與夢中所見的大漢一樣，當即小心捧起神像，帶著家人迅速離開。概公一家人離開廟，逃到對面的山頭。回頭一看，剛才住過的那座廟已是火光衝天。概公望著手中捧著的神像，心中好生感激。一家人都認為是這尊「五顯帝」救了他們，決定從此把「五顯帝」視為恩公和保護神來供奉。

此後，篤信中國傳統風水學的陳氏先民們認為，抬上「五顯大帝」和「王公」、「王母」、「王孫」諸神像到村裡各處巡安，更能庇佑百姓平安。為顯示諸神的神威，祈求一年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，每年農曆正月十一日下午，當地群眾都會自發組織近百名年輕力壯的小伙子，抬著諸神像來到母親河花溪源頭。扛轎之人均為未婚男子，他們全身「古裝」，四人扛一「鑾轎」，一人旁邊助推，五人一組，共四輛「鑾轎」。他們以接力的方式，每走二三十米為一替，下水時，以鑾轎為信號。先放鑾轎一門，準備；放鑾轎第二門，扛上肩；放鑾轎第三門，起步下水。小伙子們抬著神像在冰冷的河水飛奔，在沖水的過程中，「鑾轎」忽上忽下，左右搖晃，尤其是在過河時，速度愈發加快，濺起陣陣水花，有如雄鷹擊水；與此同時，岸上鑼鼓喧天，禮炮齊鳴，掌聲齊響，岸上觀看的群眾手舉彩旗，高呼「加油」為其助陣，場面十分壯觀。在河裡大約走過三四百米的河道後，「鑾轎」返回「侯卿庵」。這就是國強侯卿庵「走水炷」習俗的由來。

平和縣崎嶇嶺天湖堂，也是一個凝聚民間信仰和習俗的重要所在地。天湖堂位於平和縣崎嶇嶺南湖南村，原名庵庵，周圍群山環抱，景致清幽，寨前有一口大池塘。相傳古時有位仙人雲遊至此，恰逢中秋，只見湖堂映月，水清如鏡，秋風送爽，景色優美，仙人信口曰：「真是天湖仙景也！」從此以後，當地居民便把庵庵稱為天湖。天湖堂創建於公元1339年，迄今已有670多年歷史。天湖堂主祀保生大帝和觀世音菩薩等神明，歷來香火鼎盛，聞名遐邇，是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有佛有道，佛道相聚一堂是天湖堂一大特色，反映了此間民眾的風俗。明崇禎四年（1631年），著名學者黃道周遊至此地，登堂朝拜，信手題寫「月到風來」巨匾，現仍高懸堂中。

據傳，歷史上崎嶇嶇境內曾瘟疫流行，民眾苦不堪言，「保生大帝」化身遊醫，煉丹煮藥，醫治眾生，終使當地民眾不遭滅絕。生者感激不盡，遂往同安縣白礁村（今龍海青礁慈濟宮）迎請「醫靈真人」回崎嶇嶇天湖堂供奉。崎嶇嶇竹龍坑裡還有吳真人當年煉丹煮藥取水的「丹井藥泉」，及春草藥的白菓遺址。如今，每年農曆正月初五，是天湖堂保生大帝出巡節日。當地信眾用距今近三百年歷史精美絕倫的清代漆木刻神轎，抬著保生大帝到十二牌社輪流巡視，持續七日。

崎嶇嶇天湖堂民俗活動最具特色的還是「桌子藝」，又叫「鐵技藝」。桌子藝，用鋼筋為主要構造材料，裝有活動機關，由活人表演的遊藝車。鐵技藝工匠運用槓桿、滑輪、齒輪等機械原理，使表演者座位能夠升降、旋轉、翻動，在古代被稱為「奇器」。表演除了必備的木頭架子、鋼筋鐵絲、各色飾品，還要有訓練有素的四至六歲的兒童演員。每年的春節廟會上，人們都會看到鐵技藝表演，只見十幾輛農用上搭載著鐵技藝行走在山野之中，場面非常壯觀，引得多群眾駐足觀看，豐富了民間文藝生活。相傳由康熙年間崎嶇嶇一林氏鐵匠首創，至咸豐九年（1859年）已設計表演形式八套，現在發展到十二套。傳統節目有「觀音挑火」、「猴子弄盤」、「尼姑下山」等。

2009年4月10日（農曆三月十五）平和縣崎嶇嶇天湖堂首屆民俗文化節活動成功舉辦，受到許多海外僑胞和台灣同胞的熱情參與和廣泛讚揚。而崎嶇嶇的「桌子藝」也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

平和縣阪仔鎮心田宮也是連接海峽兩岸的橋樑之一。這裡不僅風光秀麗，景色迷人，民風淳樸，更是人傑地靈，名人輩出。心田宮是一座在當地及台灣地區有較大影響的宮廟，據了解，心田宮始建於明朝，是台灣台中市最大的保生大帝廟——元保宮的母宮，目前為省級涉台文物保護單位。2010年3月24日，首屆海峽兩岸阪仔鎮民俗文化節暨「兩岸情·心田緣」民俗風光攝影展在這裡舉行。在活動中，台灣元保宮派來的代表說，心田宮是台灣元保宮的母宮，凝結了兩岸濃濃的血脈情緣，今天回來參加這個活動，很有意義。可見，兩岸無論是地緣還是血緣等五緣都是無法分割的。

類似這樣的民俗活動，平和縣各地還有很多，也各有精彩。



平和縣阪仔鎮心田宮是連接海峽兩岸的橋樑之一。

書若蟬蛸

葉輝

石堤水漕蓮花宮

早前一個午後，與詩人飲江路經銅鑼灣，談起銅鑼灣的滄桑史，從銅鑼灣於清代為鹽船灣（天后廟原名正是「鹽船灣紅香爐廟」），說到已然填海的燈籠洲（力奇島），乃至英國人所稱的東角（今日仍有東角道），從昔日的豪華戲院，說到戰前的東區遊樂場——如今面對的卻是繁喧的鬧市，真是約略有點唏噓了。

飲江當時說，他對銅鑼灣、大坑、掃桿埔一帶非常熟悉，因為那是他讀小學時必經之路；那天，跟他一起到大坑蓮花宮，再走到掃桿埔，發覺那兒的變化度太大了。話說蓮花宮建於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，於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重建，至今約有一百七十年歷史。相傳在太平天國時期，有大量客家人因戰亂南來香港，其中不少為打石工人，比如球王李惠堂之父李浩如正是憑打石發跡，寓所就建於大坑。

兩人在蓮花宮逛了一會，但見同治年間所鑄的古銅鐘猶保存完好，那是其時巨富鄧懷清所捐贈的，鄧懷清就是憑打石致富的鄧元昌，又各鄧阿六、打石六，乃來自廣東五華的石匠，荷李活道文武廟旁的鄧元昌堂乃由此人所建；至於相傳此廟原為曾氏私人物業，此位曾氏敢信亦為打石致富的客家人，但到底是不是其時同樣以打石發跡的曾瓊記東主，還是另有其人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蓮花宮建於八角平台上，原以一系列十二呎高的石柱支撐，皆因從前此地乃一片泥沼，時有洪水為患。此廟底部及兩側據說曾建有水池，可養龜，遠看驟覺此廟如一朵蓮花漂於水上，其後因填海而路面升高，如今只見到少許石柱。

話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，銅鑼灣仍是一片淺灘，對上有山，山中有大水坑沿山流下，直入海中。此一水源可作稻田和耕地作灌溉，此所以此地一小村落，名為大坑村，鄰近則為掃桿埔及黃泥涌村，即今日的大坑及跑馬地一帶，大水坑既利於灌溉，乃昔日聚居於大坑乃至銅鑼灣村落的農民生活之主要水源，其後為免洪水湧入農田，村民便築起一條石堤。

去年在書店翻閱鄭寶鴻所編著的《幾許風雨》，翻到大坑的一幅照片，石堤及水漕恍如近在眼前，於是就決定購買此書——那是一幅讓人深有感觸的黑白照片，約攝於1950年，從此一照片中，「可見位於介乎大坑道與現勵德村道的大坑水漕，不少人在浣洗衣物」，「左上方可見尚有明渠的浣紗街」，那不僅僅是大坑的舊日風貌，更讓老香港想起「拆村」之前的港九及新界老村落，都約略有過類似的浣衣場景，在不斷「拆村」之後的今日，此情此景已不復見了。

其時大坑水漕可見浣紗街尚有明渠，浣紗街連蓮花宮僅咫尺之遙，蓮花宮後的馬寮屋早就消失了。提起馬山，皆因童年時住在筲箕灣馬山村，常有尋找親友的訪客混淆兩地，如今兩個馬山都復歸於無了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十四）

唐代高僧龍山和尚（之一）

三問茅屋從來往，
一道晨光萬境開。
莫把是非來辨我，
浮生穿鑿不相關。

唐代高僧龍山和尚詩（之一）

素仲配畫

甲午夏月



龍山和尚同樣承馬祖，但他喜愛隱居深山，又被稱為隱山和尚。隱居，好像很浪漫，其實是個人和大自然的共同生活，殊不簡單。放棄對世俗名利的追求，內心充滿自給自足的喜悅，是一個大修為。

很多年前就已經聽過這樣的說法，我很喜愛：「大隱隱於朝，中隱隱於市，小隱隱於林。」唐代的大詩人王維應是「大隱隱於朝」的代表人物，能夠在朝廷做事，卻又有隱者的心境，這真是極高境界，我很佩服。

啟悟隨筆

韓小榮

放棄的智慧

智慧的人懂得放手，放手意味著放棄。放棄高官厚祿，活得寧靜淡泊；放棄紙醉金迷，活得恬然自在；放棄煩惱憂愁，活得幸福安康。放棄等於清零，將過往清零，卸掉枷鎖，如釋重負，美好的生活畫面就在不遠處如彩旗招展獵獵作響。

聽說過一個關於佛佛的故事。眾所周知，佛佛愛吃堅果。聰明的人們根據佛佛的習性發明了一種捕獲牠的方法，而且屢試不爽。獵人在一個堅固的木盒子裡設上機關，裝上堅果。盒上的一道裂口，足以讓佛佛從容自在將「鐵錐五指」探進去。佛佛摸到堅果，然而，攔住堅果的爪子卻再也拿不出來了。如果佛佛放下堅果是可以逃之夭夭的，可是牠的習性決定了命運。到手的堅果，佛佛是不會放棄的，所以牠在和堅果不依不饒的僵持中，被獵人逮住了。

這就是不懂放棄的後果。

或許，我們會嘲笑佛佛那種近乎愚蠢的執著，嘲笑牠不懂得放棄，以致入其彀中。仔細想想，我們人類難道不是一樣的愚蠢嗎？

幼時，聽老人講過一個故事。說的是兄弟倆一起救了一位仙女，仙女為了報恩，告訴他們在不遠處的深山裡有一座金礦，但必須某日深夜去挖，太陽露頭之前一定要離開，否則太陽會將他們曬死。兄弟倆各自扯了一條口袋，拿上鏟子出發了。他們果然見到了金礦，兄弟倆欣喜異常，不停地挖……天亮了，太陽快要出山了。哥哥挖了半袋金子，扛起就走。弟弟想挖滿再走，結果，太陽出來了，弟弟被曬死了。弟弟的結局，與其說是貪心應有的下場，毋寧說

是不懂放手的必然後果。而聰明的哥哥懂得放手，早早離開了，那半袋金子也足以讓他安度餘生了。

其實，像挖金哥哥這樣懂得放手的人，歷史上大有人在。

兵聖孫武，是歷史上有名的戰神。攻打楚國，七戰七捷。但是，他厭倦戰爭，他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不是窮兵黷武，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最終，他留下著名的《孫子兵法》後，悄悄歸隱。懂得放棄的孫武，成就了一個千古不變的戰神美名。試問，如果孫武繼續他的戎馬生涯，誰能保證他不會馬失前蹄，而將半世英名毀於一旦呢？

放棄仕途，歸隱田園的陶淵明，寫下著名的《歸去來兮辭》：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。」當陶淵明發現仕途的黑暗和腐朽，他毅然選擇回歸田園，去做一介草民。在他看來，這是迷途知返，他認為今日的回歸是正確的，他無視富貴，揣著一顆淳樸的心回到了故鄉的懷抱。

陶淵明的歸隱，是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詩情畫意，是「晨興理荒穡，帶月荷鋤歸」的辛勤勞作。這是一次偉大的歸隱，無數膾炙人口的田園詩就徐徐誕生在鄉間清新的空氣裡。如果他不懂得放棄，在官場上下求索，結果有可能就是貶官降職，流落他鄉。

不懂得放手的人，結局不一定悲慘；懂得放手的人，結局卻注定完美。所以說，放棄是戰術，是美德，更是智慧。換言之，放棄就是捨去，有捨必有得，捨去糟粕的人生狀態，得到精華的人生境界。

生活點滴

吳翼民

平安扣

在新疆旅遊，景點撒得很開，車程就拉得很長，通常得行五六個小時才能看到一處景點。當然，新疆的景點都不一般，頗具誘惑力，如我們在伊犁所遊的賽里木湖、那拉提大草原、霍爾古斯口岸、庫爾德寧峽谷等都是在其他地方罕見的，驅車數百里而得其風景，一個字：值！

在新疆車程長是其一，車程險是其二。比方說，離開了那拉提去唐布拉，就是很長一段的險途，據司機和導遊說，這是北疆最險的一段路程，新修的，好幾百公里長，路全在山窩子裡，有許多段築在懸崖上，目前還沒有被開闢為正式的旅游路線，只有少數旅行社根據遊客的需求作試探性的遊覽安排。

我們赴疆全由當地的朋友代為安排，朋友替我們選擇了唐布拉，我們也只有客隨主便了。有一點也算是主聽客便，即選擇導遊，當朋友問及我們挑選女導遊還是男導遊時，我們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要女導遊！」於是，確派了位女導遊小張。小張高挑而文靜，我留意到她胸前掛著一件環形玉飾，分外醒目。

如果說，前幾天的遊程還比較平靜的話，那麼，準備去唐布拉之前，小張的情緒先變得平靜了。她先是興奮，跟我們大談唐布拉的美景，說那是新疆最美的風景，幾百里路到處都是美景，有草原風光、峽谷奇觀、哈薩克族風情，奇山奇水，目不暇接，被稱之為空中畫廊……說得我們情激動之、心嚮往之；繼而，她白皙的臉上蒙上一層陰影，眉心也皺了起來，說這一路實實在在驚險，汽車在懸崖上開，好像掛在半空中，得開一整天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出事故，汽車翻下山溝肇致車毀人亡也是有的，說得我們心神不安、心驚肉跳；然而，末了她緩緩地笑了起來，說一切都不用擔心，有她在，絕對保證安全；又說，她是主動要求上唐布拉遊線的，別人不敢來，她敢。說時，她用手托起了胸前掛著的環形玉飾，「這不，我掛著平安扣呢，和田羊脂玉的，一定會保佑我們一路順風、平平安安！」這時，我才知道，她胸前掛著的環形玉飾叫做「平安扣」，並且也了解到，新疆的導遊基本上都掛這樣的平安扣。

我們的為小張的膽魄與熱情感染著，為平安扣的魅力吸引著。在離開伊犁之前，除了選購當地土產薰衣草精油、烏斯曼毛膏和眉筆，也都去美玉齋購買了多枚和田羊脂玉的平安扣，帶回家去讓親人們都掛起來，扣住平安，永祈平安。



和田羊脂玉的平安扣寓意旅途一路順風、平平安安。

試筆

阮卓均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媽媽笑了 我也滿足地笑了

大雪紛飛，整條街道鋪滿了厚厚的積雪。由街的盡頭走到另一端已經很不容易，更何況是拎著大袋小袋，每天都要走過這條路去探病的媽媽呢？

我躺在床上，探頭望向唯一能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。每天都擔心媽媽在來時遇到雨雪天氣，因為以她的性格，就算狂風暴雨也要來探病，我怎麼勸說她也不聽。今天也如常，媽媽來到床邊，放下午餐盒，握緊我的手，陪我聊天。看到我的身體每況愈下，媽媽的樣子也愈發憔悴。看著她憂鬱的眼神，躺在病床上的我卻無能為力。

這幾年，媽媽為了我的病而奔波，我的身體卻一天比一天虛弱，或許是在等待上天來接我天父身邊。「媽媽，不會有奇蹟發生在我身上的……」我用盡力氣說。「乖女兒，你已經捱過很多艱苦的時候，媽媽相信，你走下床的那一天會到來的！」媽媽一邊說，一邊擠出笑容。

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我，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，

真的不能為媽媽做點什麼嗎？我虧欠她的，實在太多了。我想了很多天，最終決定瞞著她準備一個生日蛋糕。去年，她的生日也是在病房和我一起度過的，也沒怎麼慶祝。

轉眼到了媽媽生日的那天，我已預先和照顧我的護士商量，拜託她幫我買一個生日蛋糕和一些零食。護士還為我準備了一張生日卡和一支筆，趁媽媽未到，我用盡力氣拿起草，寫道：「媽媽，這段時間辛苦您了，對我不離不棄的您，每天清晨起床為我準備午餐，長途跋涉從家來醫院，日日如此。真的太感謝您了，今年的生日要開心地度過！」

在大家的幫助下，媽媽佈置得很漂亮，媽媽開門進來時嚇了一跳。「媽媽，生日快樂！」我將生日卡送給她，說：「是不是很像幼稚園小朋友的字跡呢！」媽媽看完生日卡，笑了，不是安慰我時擠出的笑容，而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感動，我很久都沒看到媽媽這樣的微笑。媽媽笑了，我也滿足地笑了。